

·辑佚·

关于《钱塘记》的几个问题

王云路 许菊芳

刘真道，南朝宋钱塘令，著有《钱塘记》一卷。此书记录了古代杭州地区的山川地理、掌故传说等内容，是杭州地区年代较早的具地方志性质的文献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《钱塘记》原书早已亡佚。现存清王谟辑《汉唐地理书钞》^①本、清王仁俊辑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》^②本，以及今人刘纬毅辑《汉唐方志辑佚》^③本。近日笔者整理此书，发现其中颇有所疑之处，遂不揣谫陋，略作考证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关于此书的名称

此书的名称历来说法不一。大致有三种：

1. 钱塘记。这种说法最为多见，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事类赋》、《梦粱录》、[淳祐]《临安志》、《补晋书艺文志》、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、《渊鉴类函》等书均称此名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就采用此名称。

2. 钱唐记。《水经注》、《希通录》、[咸淳]《临安志》、《舆地纪胜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胡三省注用此书名。

3. 钱唐(塘)县记。《世说新语》注作“钱唐县记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引作“钱塘县记”。

其他还有“吴郡钱唐记”([雍正]《浙江通志》)、“钱塘志”([太平广记])、“钱塘郡记”([通典])等。

书名问题的关键在于“唐”、“塘”二字。《说文解字注·口部》：“唐，凡陂塘字古皆作唐，取虚而多受之意。”^④《说文新附》：“塘，隄也。从土，唐声。”王

①(清)王谟辑：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存六十八种七十卷，钞本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。

②(清)王仁俊辑：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③刘纬毅：《汉唐方志辑佚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7年。

④(汉)许慎撰，(清)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58页下。

廷鼎佚字辑说：“古塘皆作唐，后加土以别于国名姓氏之唐耳。”^①又，《浙江文献丛考》认为：“秦置钱唐县，治所在今杭州市西灵隐山麓，至隋朝时始移今杭州市。唐朝以‘唐’为国号，因改为‘钱塘。’”^②“塘”字是否由唐代避讳而改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查考写作年代在唐代以前，且其中有“钱塘（唐）”记载的史书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六书，写作“钱唐”的有49处，写作“钱塘”的只有18处。从比例上来说“钱唐”远远超过了“钱塘”。且时代较早的文献如《水经注》、《世说新语》注等引此书均作“钱唐”。可以推测，此书书名原本应为《钱唐记》。

当然，现在表示堤岸之“唐”字写作“塘”，所以我们还是采用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写法，以“钱塘记”为书名。至于“钱塘（唐）县记”、“吴郡钱唐记”之称，则与“钱塘记”无异，因“钱塘”即吴郡之钱塘县。另外，称“钱塘志”则是失考；称“钱塘郡记”更是后人误传，因为钱唐郡是陈后主祯明元年（587）才设置的，南朝宋时，钱塘还只是吴郡的一个县。

二、关于此书的作者

由于相关的文献资料较少，《钱塘记》作者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及三个辑佚本作者皆作“刘道真”。王仁俊本题记引[咸淳]《临安志》：“刘道真，一本作真道，宋元嘉十三年，文帝遣扬州治中从事巡行上表曰：‘钱唐令刘道真、馀杭令刘道锡为二邦之首最，治民之良宰。’文帝嘉之。”清秦荣光《补晋书艺文志》：“钱塘记，刘道真撰，据《类聚·水部》。案：颜氏《汉书》叙：‘刘宝，字道真，高平人。’何由而记钱塘，俟考。”^③《汉唐方志辑佚》：“钱塘记，宋刘道真撰。道真，里籍未详。”^④《浙江文献丛考》：“钱塘记，南朝宋彭城刘道真撰。”^⑤《浙江方志考》：“钱塘县记，南朝宋县令彭城刘道真撰。”^⑥

以上种种，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：

1. 刘宝，字道真，高平人。
2. 南朝宋钱塘令刘真道。
3. 南朝宋钱塘令刘道真。
4. 南朝宋彭城人刘道真。

要探究《钱塘记》的作者就必须弄清以下三个问题：

①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：《汉语大字典》第1卷，湖北辞书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473页。

②洪焕椿：《浙江文献丛考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75页。

③（清）秦荣光：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二，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排印本，第36页。

④刘纬毅：《汉唐方志辑佚》，第199页。

⑤洪焕椿：《浙江文献丛考》，第175页。

⑥洪焕椿：《浙江方志考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59—60页。

首先，高平人刘宝是否就是《钱塘记》的作者？

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第22则：“刘道真尝为徒，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，既而用为从事中郎。当时以为美事。”刘孝标注引《晋百官名》曰：“刘宝字道真，高平人。”余嘉锡笺疏引《隋书经籍志》曰：“《汉书驳议》二卷，晋安北将军刘宝撰。”引颜师古《汉书叙例》曰：“刘宝字道真，高平人，晋中书郎、河内太守、御史中丞、太子中庶子、吏部郎、安北将军，侍皇太子讲汉书，别有驳义。”^①由此可见，此刘道真晋时已官至高位，显然与南朝宋时的作者不是同一人。

其二，作者究竟是“刘道真”还是“刘真道”？

《钱塘记》的三个辑佚本作者皆作“刘道真”。而关于这个人物最早且最详细的文献记载是梁沈约《宋书·刘怀肃传附刘真道》，作“刘真道”。《刘怀肃传》载：“刘怀肃，彭城人。高祖从母兄也。”^②“怀肃次弟怀敬，涩讷无才能。”“怀敬子真道，为钱唐令。元嘉十三年，东土饥，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，演之上表曰：‘宰邑敷政，必以简惠成能，莅职阐治，务以利民著绩。故王奂见纪于前，叔卿流称于后。窃见钱唐令刘真道、余杭令刘道锡，皆奉公恤民，恪勤匪懈，百姓称咏，讼诉希简。又翦荡凶非，屡能擒获。灾水之初，余杭高堤崩溃，洪流迅激，势不可量，道锡躬先吏民，亲执板筑，塘既还立，县邑获全。经历诸县，访核名实，并为二邦之首最，治民之良宰。’上嘉之，各赐谷千斛，以真道为步兵校尉。”“十四年，出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十八年，氐贼杨难当侵寇汉中，真道率军讨破之。而难当寇盗犹不已，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，受真道节度。”^③“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镇百顷，行至浊水，为索虏所邀击，败没。以真道为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方明辅国将军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”“真道、方明并坐破仇池，断割金银诸杂宝货，又藏难当善马，下狱死。”^④

再看其他文献的记载。《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》有刘道真3处，在《明一统志》、《钦定大清一统志》中；刘真道出现7处，分别在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钦定大清一统志》、《江南通志》、[雍正]《浙江通志》、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中^⑤。另外《册府元龟》卷七〇一也作“刘真道”，[咸淳]《临安志》卷五一作“刘道真（一本作真道）”，而明[万历]《钱塘县志》、[嘉靖]《浙江通志》卷二二皆作“刘道真”。

分析以上资料，笔者以为当以“刘真道”为是。因为除《宋书》之外，其他文献虽有“刘道真”和“刘真道”的差别，但关于刘真道行迹的主要内容都沿袭了《宋书》的说法，且均非常简略。因此，应以《宋书》的说法比较可信。又，

①余嘉锡：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23—24页。

②《宋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403页。

③《宋书》，第1404—1405页。

④《宋书》，第1406页。

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、四库全书索引编纂小组：《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。

《宋书·文帝本纪》：“十四年春正月辛卯，车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。文武赐位一等；孤老、六疾不能自存者，人赐谷五斛。二月壬子，以步兵校尉刘真道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”^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：“以步兵校尉刘真道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‘刘真道’各本并作‘刘道真’。张森楷《校勘记》云：‘当作刘真道，见《刘怀肃传》，下十八年亦作刘真道。’按张说是，今改正。”^②另外，据《宋书》记载，刘真道的父亲刘怀敬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从兄弟，而刘裕原名道成，其兄弟有道怜、道规。由此可知，他们的排行是“道”字辈的，那么他们的从侄就不可能也是“道”字排行。笔者推测，某些书误作“刘道真”，与其经常和同获文帝嘉奖的“刘道锡”这个人的名字同时出现有关。因此，作者为“刘真道”是比较合理的。

其三，钱塘令刘真道的里籍问题。

据上文所引《宋书》的记载，可知刘真道的伯父刘怀肃是彭城人，则刘真道也必是彭城人。《宋书》本传中也详细记载了刘真道作为钱塘令受文帝嘉奖的事。由此可知，钱塘令刘真道与彭城人刘真道为同一人，前者以官职称，后者以籍贯称。

综上，《钱塘记》的作者当为南朝宋钱塘令彭城人刘真道。

三、关于此书的辑佚

其一、历代对此书的徵引

《钱塘记》虽早已亡佚，但后世文献多有引用。据笔者考查，《水经注》、《世说新语》注、《后汉书·朱隽传》注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[咸淳]《临安志》、[淳祐]《临安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《事类赋》、《梦粱录》、《吴郡志》、[嘉靖]《浙江通志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渊鉴类函》等书都曾引用过。当然，对此书的徵引也有像其作者名字一样以讹传讹的情形。如《浙江通志》、《浙江地方志考录》、《浙江文献丛考》均说《文选》注引《钱塘记》，而笔者遍查《文选》注，并未见引过此书。

其二、王谟本的辑佚

《钱塘记》现存三个辑佚本，以王谟本时代最早，也最全。但此本所辑之内容存在不少问题：

1. “诏息湖”条

去邑十里有诏息湖。故老相传，昔秦始皇巡狩，经途暂息，因以诏息为名。

明圣湖在县南，去县三里，父老相传，湖中有金牛。时古尝有见，其映莹云泉，照耀流精，神化莫测。故以明圣名湖。并《类聚》

①《宋书》，第84页。

②《宋书》，第105页。

按：《艺文类聚》无“诏息湖”条之内容。疑此条出处有误。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《渊鉴类函》中均引此条。

2.“临平湖”条

桓玄之难，湖水色赤，荧荧如丹。湖水上通浦阳江，下注浙江，名曰东江。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。《水经注》

按：《水经注·浙江水》：“《钱唐记》曰：桓玄之难，湖水色赤，荧荧如丹。湖水上通浦阳江，下注浙江，名曰东江。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。”其中“湖水上通浦阳江，下注浙江，名曰东江。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”，专讲河流路线，与《钱塘记》之内容无涉，疑为《水经注》语，非《钱塘记》语。王先谦《水经注》本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来：“《钱唐记》曰：桓玄之难，湖水色赤，荧荧如丹。湖水上通浦阳江，下注浙江，名曰东江。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。”^①此句的字体比前面一句的字体大，显然没有当作同一类文字看待。准此，此条属误录。

3.“灵隐山”条

灵隐山北有穴，旁入行数步，《白帖》引作“傍入行数十步”。有清流水处丈馀。昔有人采钟乳水际，见异迹，或云是龙迹。闻穴里隆隆有声，便出，不测所采远近。

按：查《白孔六帖》无此句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北堂书钞》均引作“傍入行数十步”。此出处可能有误。

4.“石膏山”条

石膏山，出石膏若雪。

县亥地有狱，狱左右亦有石膏，雨霁时出，药用为最。一名稽留山，无毒兽恶虫。并《浙江通志》

按：查嘉靖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均无此两条。以上两条见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石膏山在县西五十七里。《钱塘记》云：山出石膏若雪。又，县亥地有狱，狱左右亦有石膏，雨霁时出，药用为最。一名稽留山，无毒兽恶虫。”

5.“伍子胥”条

伍子胥累谏吴王，赐属镂剑而死。临终，戒其子曰：“悬吾首于南门，以观越兵之来。以鮀鱼皮裹吾尸，投于江中，吾当朝暮乘潮，以观吴之败。”自是海门出潮头汹高数百尺，越钱塘渔浦，方渐低小。朝暮再来，其声震怒，雷奔电走百馀里。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。因立庙以祀焉。庐州城内淝河岸上，亦有子胥庙。每朝暮潮时，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，至其庙前。高一二尺，广十馀丈，食顷乃定。俗云：与钱塘潮水相应。《太平广记》

按：原本《太平广记》出处阙，清黄晟本作出自《钱塘志》。不知其根据何在？且《钱塘志》为何书，现已不可考。重要的是，“伍子胥”条之内容、体例与《钱塘记》其他条不同：《钱塘记》之内容均涉及山川、地理，其体例为先谈地

^①(北魏)郦道元著，(清)王先谦校：《水经注》，巴蜀书社，1985年，第605页下。

理位置，再讲相关掌故。而此条颇不类，故疑此条属误录。

那么，《太平广记》的引文出自何处？

历代文献中关于钱塘潮神伍子胥的传说有很多，如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水经注》等书中均有。其中前蜀杜光庭《录异记》卷七《异水》中的记载在文字上最接近于《太平广记》：“钱唐潮头 昔伍子胥累谏吴王，忤旨，赐属镂剑而死。临终，戒其子曰：‘悬吾首于南门，以观越兵来伐吴；以鳞鱼皮裹吾尸，投于江中，吾当朝暮乘潮，以观吴之败。’自是海门山潮头汹涌，高数百尺，越钱唐，过渔浦，方渐低小。朝暮再来，其声震怒，雷奔电激，闻百馀里。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，在潮头之中。因立庙祠焉。庐州城内淝河岸上，亦有子胥庙。每朝暮潮时，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，至其庙前。高一尺，广十馀丈，食顷乃定。俗云：与钱唐潮水相应焉。”故疑《太平广记》引文出自《录异记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王云路 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
许菊芸 浙江大学古籍所

书讯：章氏四当斋藏书目

顾廷龙编纂。精装大32开，定价180.00元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。

“四当斋”是清末民国著名学人章钰的书斋名。章氏精于版本校勘，家富藏书，1934年其后人将所藏书二万馀册捐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。本书是顾廷龙编纂的章钰的藏书目录。顾氏编纂此目，分别部类，并收录章氏所撰校勘记，间或加以按语。书后编有书名索引，方便了后人的使用。此目对于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藏书状况和版本目录学都有参考价值。